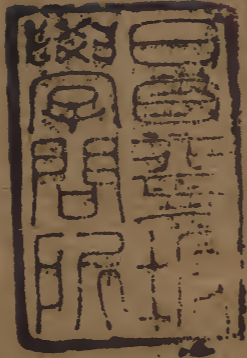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傳 九十九之百五



				漢書門
		一	二	
		四	八	
三	一	一	六	
〇	一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七	二		
九	八		書
函	三	〇	
一	〇	六	
二	架	號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86	
冊數	30 (25)		
函號	279	42	



史記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淺草文庫

徐子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劉敬者齊人也。素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成隴西過洛

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素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

後推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素隱曰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

見不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

唐順之曰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家事耳
鹿車柴車也宜容也
鹿極小也
脫之巾

夏言

卷之六

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正義曰：郃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縣城是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

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

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

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字子牙，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

代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

周公之屬
則召也致
曰屬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屬。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以此

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

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子龍曰：關中富實，洛陽儉

狹，兩京賦詳言之矣。故都洛陽，不令後世驕奢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

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李暉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

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

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

卷之六

魏叔孫通列傳

二

晉祖謙曰
敬所談秦
之形勢乃
者之形勢
也蓋豐鎬
木文心之
西周
靈墟

董份曰書
即日見高
帝從諫如
轉圜何孟
春曰韓生
說負羽都
閔中不免
見殺而妻
敬以勸高
祖得封進
言之難如
此

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

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

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

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

之時臣竊以為不祥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陛下入關而都

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乎遠曰漢都關

中後諸侯反者夫與人關不搯其肱張晏曰肱拊其

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秦之故地此

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

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

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

曰案謂即日西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妻者

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案

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

君○學遠曰此亦各號耳不為封爵漢七年韓王

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

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

史記

卷之九

七

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

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張矜大也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

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字遠曰：劉敬明於兵勢如是，而是時漢兵已

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

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

索隱曰：械繫敬廣武，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

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

信侯。字遠曰：建策不用而得封，與魏武賞高帝罷平

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疆控弦

三十萬。應劭曰：數若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

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

開如霖曰：敬既知冒頓殺父妻羣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體亦謬矣。

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貧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必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其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賢近無益也。字遠曰。魯元長主也。其女爲惠帝后。高帝曰善。欲計其年已長。可遣入匈奴中耶。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之河南。舊並匈奴地。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也。今亦謂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各家居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

善順之曰
備胡都關
中兩事結
券在此

按傳內
遷都使
房和親
徙大姓
皆漢物
大事也

太史公
只故此
四事而
敬之功
業自見
矣

學坤曰小
論中希世
一字一篇
神所注

也。卒遠日秦之亡絲六國上習善。迺使劉敬徙所言
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
多皆此時
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索隱曰薛縣
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

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

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賈曰將謂逆
亂也公羊傳

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卒遠曰秦法重故
博士議者多引無

將之律不知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

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鏢其兵示天下不復

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

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

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

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

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

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
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

稱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

學坤曰敬
字轉折開

史記

卷之七十一 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授際
可見
張之象曰
二世暴虐
將軍馮劫
等進諫而
下吏自殺
叔孫通諫
言承順乃
得脫虎口
利害不同
如此

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
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
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
西。因竟從漢。乎遠曰叔孫生已事數王矣漢王叔孫
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
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
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
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諸生寧能鬪乎。

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張晏曰舉卷也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

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
稷嗣君名。○乎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
無軍功安得封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

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

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字遠曰：叔孫生為秦博士，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秦儀其素習也，故就采之。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謂與者及其成功耳。若必待百年而後議，則百年之前所習治音何事哉。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索隱曰：韋為綿立。表為葛。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隸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者，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也。注亦云：羣臣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者，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君抑臣之
舊也而三
代以前其
上下同體
變消歎矣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

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蘇林云臚句傳語告下為

臚下傳語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索隱曰

告上為句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索隱曰

志云版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黍至秦始皇去其輪而

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

惟幟者稱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警是也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蘇林

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蘇林

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人置酒矣索隱曰姚氏

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

宴不為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以尊卑次起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其

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

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

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

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

緝禎口食淡

及議立

廟所謂

直若訕

阿委蛇

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啜。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苦食難俱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汗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傳云臣三諫不從謂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

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

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

乃遂無易太子志矣。子龍曰兩傳互見結法不疎高帝崩。孝惠即

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復徙。為

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

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

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

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

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

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

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

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戴在

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

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

按師古云諸說皆非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行

于高廟。索隱曰。案謂每月一舉動有過也。為之。

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

子龍曰。原廟謂再立廟。猶蠶曰原蠶也。

衣冠月

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季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

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山游離宮。叔孫生

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

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

舍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舍桃也。鸞鳥所舍。故曰舍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

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訕。

索隱曰。道固委蛇。蓋謂是哉。

音屈。索隱述贊曰。履藉衆幹。喪非一狐。委輅獻說。勝苑陳書。高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

功可圖。

皇

記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世臣圖

恭對臨其
東書高帝許費車馬西游將吏太子又城將對者
宗劉也費日真許果錄矣其一城之將構與劉蘇
宗劉也費日真許果錄矣其一城之將構與劉蘇

劉蘇一將費高世之文督豈西專派妹蘇並治
跡跡顯顯或城內構信用兵何謂盡之矣然而隱遊

史記卷之一百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李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折公侯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及

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

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

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

茅坤曰季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因傳其任俠遂暮之劉辰翁曰北周氏奇甚在朱家上其能用

朱家者而其後朱家

獨聞柳車喪車欲人見之不知

拔所與其家僮

賈之古

人用心深厚如此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索隱曰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

通名禮曰設柳髮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邑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

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

同食朱家迺乘輶車之洛陽。索隱曰二見汝陰侯滕馬車也

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

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

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

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

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字遠曰是時南越未下然亦不能當中國所患者何何奴以報

怨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詐曰諾待開果言如朱家指

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權剛為柔朱

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奉惠

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

詐一本作許

種一枝曰

季布權剛

為柔乃子

長妙心所

發言外有
別旨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李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
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豨等起于今創
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
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李布為河東守孝文帝時人
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
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謂之使酒至留邸一月見罷李布因
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

見罷能引見而
令還邸

能一本作罷是
也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
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
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
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
之官子龍曰布辭甚直文帝心折之然自是卒不得內召蓋護口可畏也楚人曹丘生
辯士數招權顧金錢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
也錢事貴人趙同等遷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與竇長
君善李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
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李布張晏曰欲使
竇長君為介

師云招求貴人
之威權因以語託
賞金錢言他人
顧金錢顧也
又雀債也

富員長君曰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季布傳

三

卷之六
三

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

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

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

平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

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

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

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遠曰曹丘生遊揚

以結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

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

袁蓋字絲

匿索隱曰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

馬索隱曰漢書中尉邳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薛人名周為楚將丁公為項羽

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

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季遠曰丁公之還高祖

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

公

籍借通借以詐其徒屬也

張之象曰季布之忠

雖有怨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

斬書附于
此見高帝
善用賞罰

公。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索隱

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

也可保信

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

畧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

字遠曰布為王報仇故其後不負彭王也

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

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

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

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

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善禁人勿收若獨祠而

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索隱曰方提趣湯索隱曰

趣音嬰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

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

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

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

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壞下之會

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陛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

唐順之曰
越本既與
漢矣乃換
一而為文
有輕重如
此

史記

卷一百一

季布藥布列傳

五

兒思曰布明越功罪無一語不肖祭足以而服其心遂不果殺

以為反年遠曰梁王本無反謀以稱病不行更以法文致之故曰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
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
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藥布立社號曰藥公社景帝中五年薨于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曲軍主軍事屢次者

士之隱從而不死者必噴噴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復而下去舉寒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藥布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徑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藥布哭越犯禁見虜赴

史記

卷一百

季布藥布列傳

六 鼎非冤誠知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王公
其辭問難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其辭問難
自即且持
無非以
其本志
不容口
亦不實
而亦不

史記卷之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

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

郎如淳曰盎為兄所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其

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袁盎進曰陛下以丞

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宋望曰漢
大欲仕質
說公卿編
疾之屬皆
言之其後
人皆絳侯
反繫獄誰
言待大臣
無禮以感
悟文帝及

袁盎鼂錯列傳

觀袁盎為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其後係清室請公莫敢為言惟盎明絳侯無罪誅則不懷前怨盎亦不遂前非皆勃之善也

如淳曰註室獄也古甸師氏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行其政令。○索隱

曰如淳說為得。○字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方呂后時諸

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淳曰是時絳侯為太尉。王

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王色。

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

索隱曰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吾與莊嚴也。

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

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講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答合鍾下

通讀通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

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

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

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

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

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

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

遇水務言病而死

下此字與上應

哀。蓋人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蓋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蓋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

解語也

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此。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李遠曰：袁盎議立淮南王，故論之。然於國體，蓋說為長。蓋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蓋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蓋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李遠曰：天子知其言疑而不入也。而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罷錯列傳

三

刀鋸前漢刑法
志注刀割刑鋸
刑刑

史記

卷一百一

三

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栻云：恐落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階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衡，樓殿邊欄楯也。○索隱曰：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者，云：欄楯者，案聖王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驂，如淳曰：疾若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

王應麟曰：笑諭諷尚
帝曰：獨不
見趙高之
弄乎？袁盎
諫文帝曰：
慎不見人
也。其言易入

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正長十直衛之署。林云：即署盜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盜時為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下手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執乎？於是上乃說。守遠曰：是時天子行幸士人得從。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觔。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

史記

卷一百一

袁盎

史記列傳

四

董份曰以文帝之賢當其時直諫尚不礙父居中況末世乎

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

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澤。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友而已。

如此幸得脫。字遠曰。吳王反形。木具未可先全之策。種說得之矣。益用種

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

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

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益因跪曰。願請開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

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

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

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

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

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

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銷天

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

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

材官。蹶張。甲居嘉。傳力能足踏。蹶。好。張。又。孫。子。行。上。將。又。沈。挫。隊。率。軍。中。官。

史記

卷一百一

袁盎羅借問傳

五

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所居坐。盜去。盜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字遠曰：袁盎任術，鼂錯守數，兩者相刺，必兩致矣。故不相

也。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

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

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

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

知計謀。子龍曰：盎有內援，又故大臣也。吳楚事急，錯恐其建議相危，故欲治之。不幸為盎所先。

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

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奸謀。鼂錯猶

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

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

入見。字遠曰：錯大臣，以一言而被誅，雖景帝寡恩，亦絲魏其與袁盎相善，為非語中之也。鼂錯

在前，及盜請碎人賜聞，錯去，固恨甚。袁盎其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

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今兵吳楚之兵也

諸陵多豪家

置漢書作
買蓋言買裝
齊之物以買
二物也

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盎愛盎侍兒
文頴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婢也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
復為從史子龍曰盎居吳時常自
前故有所縱舍以結恩及袁盎使吳見守

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
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
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文頴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
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君何患乃

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
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
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
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蓋蓋為楚相嘗上書

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闕
雞犬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
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

師古云張張道
於醉卒之履決
帳而開令通道
得也
直遂當道之
行卒取臥也
以浮騎擊吳楚
者

劉辰翁曰
皆史記也
劇孟之類
博徒也
故生謂本
品也

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索隱曰案謂不以親

為辭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

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

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

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梁王以此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經也

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

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

不容口不止也

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案文韻曰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

索隱曰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

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今西鄂鼂氏自謂

千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

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孝文帝時天下無

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

以先為先生蓋本脫生字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
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
餘不能正言者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敘錯齊人語多
與頰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
已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

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夸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

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

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

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問言事軼聽寵

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

有以傷內史府居大上廟堦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

兩門南出繫廟堦垣索隱曰謂堦外之短垣也丞相嘉聞大怒欲

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

丞相奏事因言錯擅繫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

此非廟垣乃堦中垣正義曰在堦者廟不致於法丞

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

所賣回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賢遷為御史大

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

按錯初為太子舍人又為門大夫又為太子家令

堦乃亂反牆外短垣也

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怨。錯所更令三十五章。諸侯皆誼譴。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士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難。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字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為公。蓋以官稱之。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

吳楚軍

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各先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

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贊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

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

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

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

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

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

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多奇計。建元中。

上招賢。長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

忼慨，遭季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

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

聲矜賢，竟以各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

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

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一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覽樂見重，邦國翳賴。一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下甲也，家危國泰。

彼二子名
立身敗

史記卷之一百二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地名屬南陽括地志云故城在鄧州穰縣西

三十里楚之郟邑也

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如淳曰漢儀注訾五

百萬得為

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

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

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

茅坤曰張釋之學問
作州大峯
從黃老中
不訾訾通
積財也
詞選釋也

史記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

卑之者欲無
為志高論古
遠之也

園養良馬也
所猶牛馬
之有定園
視目於左右
屬官欲所
以對

學傲也

變約言曰
所謂利口
者便佞捷
給頭倒足
其故放達
之耳若夫
以卷詳明
因之美才
也且言及

史記

卷一百一

秩比六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子龍曰既補官引奏謝上故得

因而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

今時事語無。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

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

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

園齋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正義曰掌

表有鄉也。夫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

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木無可恃乃詔釋之拜齋夫

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

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教此齋夫諛諛利口捷給哉。索隱

曰漢書作喋喋。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索謂空具無惻隱

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

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

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

史記

卷一百一

張釋之曹馮列傳

二

之而言又
何有于從
風而靡者
憚之此言
惡寒人至
便能之路
不可以訓

坤白帝
霸陵突
遠望也
道及惡

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齋夫上就車。召釋之。參

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為

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

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

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

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圃。李

日霸陵北頭。兩北。霸水。帝登其上。以是時慎夫人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

人也。如淳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案謂歌

聲合於瑟聲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為擲。正義曰。顧師右云。美石出用紵絮斷陳絮漆

其間。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新音側。答豈

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

雖錮南山。猶有鄰。索隱曰。案大頰云。北山青石肌理

細密。堪為埒。埒至今猶然。故秦本

紀云。作阿房。住鄠山。發北山石。埒乃寫是也。故帝欲

無可貪。雖無石。埒有何愛焉。若使埒中無可

家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使其中無可

已

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

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案隱曰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

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半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

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案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厚如

日乙今蹕先至而他者罰金四兩蹕止文帝怒曰此

行人○案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

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以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字遠曰張廷尉所

以可共奏而已所謂守道不如守言蓋一時之權欲

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

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

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

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

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

君以法奏之案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

必此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二 張釋之傳

日

此曰古
六朝君諫
如此

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是也。一作止也。

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

宗廟。

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

索隱曰。杯者。博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

恐傷。

言故以取土警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椁

先帝。

迫切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

親友。

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

恐。

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稱病欲免去

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

帝不過也。字遠曰。人王好名。顯列王生者。善為黃老

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鞮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釋

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

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

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

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

王生
之釋
結鞮
老權
為余
不為
此上納
復有到

史記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五

應禎曰
不及其子
一云似謂
景帝且不
能忘情于
其子也

傷慎曰寫
文帝優渥
與當時感
慨中語耿
耿如對

坤曰馮
焦他卓
特以
將帥
為經
遂為

王禮神曰
太史公
厚人父祖
兄弟朋友
親戚故舊
俱有關係
非徒與塞
後淵者詳
玩之可見
市份曰良
說為可

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考著

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事文

帝文帝輦過索隱曰謂文帝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

索隱曰小顏云年老矣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

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字遠曰文帝與於父知之

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

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

亦將師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說而搏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

唐曰王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王臣猶

何言不懼王臣為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問

處乎字遠曰文帝盛德如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史記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六

鍾惺曰文帝為唐
人以為寬容不
知正其一
片推略雷
心邊事處
茅坤曰古
以來論將
者無踰此
頁

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正義曰在廣州百泉縣西
殺北地都尉昂。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者韋昭曰
之闕也門寡人制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
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鼓騎萬三千。索隱

涉沂曰其
母倡也本
不切為趙
上用讒誅
取之自

淳云發音構散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西抑疆秦南支韓
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
口按烈女傳云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
邯鄲之倡也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是以兵
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
槐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索隱曰按漢而
人也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
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

史記

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傳

二

率車騎擊

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

索隱曰案謂庶人之

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

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終

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

一言不相應。

索隱曰數不同也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

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詔帝尊以信臣誠愚觸

忌諱死罪此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云中尉及祁國重

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也。○乎遠曰以唐善論將帥故令之。王車騎士。七年景帝立以

唐爲丞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同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哉語白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

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

王蓋曰切中今日情弊

魏口魏有功也上功六級其

小編弄大 功文吏之弊也

劉辰翁曰與余善三字他人所不必者孰知其切于傳聞與紀

王道便便

徐廣曰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朱儁見讖袁盎太子罷法奮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牧功魏尚

不謂斯為官八以無子無後然漢平王冠衣侍士

專為焚封與短帝立來賀其舉其執平六十箱

士專等篇許制與今之平中制士平景帝立也

以高雲中平而持專為車御備操至中與文帶國重

意請及罪與異文帝竊去日今高雲許前妹驢尚餘

史記卷之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萬石張叔 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其父趙人也

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

高祖東擊項

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

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

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如淳云主通書受書

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奉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

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奉

景即位。以為九卿。字遠曰太子太傅不當九卿也迫近

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次子慶。皆以馴行。奉

謹。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

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

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

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

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

坐。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間

燕之。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音灼曰訢訢唯謹上慎曰古欣宗

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

漢書曰注言預朝請三無以姻戚見待之

譙謂通責也便坐於便室之處非正室也

哀感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

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

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建老白首萬

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文類曰郎中舍內非正堂也下。願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

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晉灼曰今世謂反

所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索親謂父也。巾裙進身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

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成里也內史慶醉歸。入

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闔里。里

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五九思曰
尚太后好
老言故
用人每
文尚賈

王九思曰
按長安中
自有里名
陵耳非茂
陵里也

按同當
甚言不
當也

下者被殺下也

史記

卷一百三

三

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

不足一。正。我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

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

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

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

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

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生。酌金免。

索隱曰。漢書而知。案請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

以御史大夫。天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

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

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祭弘

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

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

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

罪。服虔曰。音。減。損之。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

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

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

史記

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

四

系觀曰武
帝于大臣
如公孫賀
東方朔枚
舉可馬相
如嚴助主
象儼之徒
矣非左右
多幸者而
以罪誅
為相也
其分而

又以全終
豈其才智
之足以自
免哉蓋武
帝初立田
野為相權
後入主田
其死上
以其事痛
以繩故
之而充
者相
子慶
不關
謹而已

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

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

伏斧質上不恐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

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言欲歸於何人

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

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

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

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

衰矣字遠石丞相在時田少卿已

建陵侯衛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代大陵人

也正義曰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綰以戲軍為郎應劭曰能

今亦有弄單之戲是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

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

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言不真

此其所以
見容于武
帝也

責震曰：衛
綰天資偶
爾謙厚而
景帝相之

且謂其可
輔幼主夫

帝謂亞夫
非少至臣

宜縮之見
取歟

按衛綰
一傳統

以醇謹
無他四

史記

卷一百三

五

也。責綰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

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

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子龍曰：於古君老不

故稱病，益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

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

所好，故多數移。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

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

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乃拜

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

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

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

如淳曰：卿，太子舅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郵

都治捕粟氏。李遠曰：中尉法官，當案獄。綰既長者，不

王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

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

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

湯復曰：贊
八和衛綰
心也。國所

史記

卷一百三

六

萬石張叔列傳

行中商韓
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
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
帝可之緒
之相業他
無罰焉而
此一節加
一蕭曹一
等矣
柯維騏曰
蘇東坡謂
文史公微
巧之論後
世處曉乃
為衍其說
一夫以德
惡行之

美者孔子
不與以其
不情道在
不疑買金
償亡不辦
益妓亦士
之商行次
然非人情
其所以蒙
垢受誣非
不求名也
求名之臣
名也

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
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
帝可之緒
之相業他
無罰焉而
此一節加
一蕭曹一
等矣
柯維騏曰
蘇東坡謂
文史公微
巧之論後
世處曉乃
為衍其說
一夫以德
惡行之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

與嵩不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

去已而令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去也。不疑謝有

之買金僮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命者大慙

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平遠曰言為人主所知也。稍遷至太中

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

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

小顏云盜不疑聞曰我乃無兄。平遠曰既已無兄已

自明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

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

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

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

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

璜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

兖州縣也。

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

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索隱曰：小韻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期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内也。

為不潔清。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

潔清者，言不為噉噉之行，比于宦寺，不必連言衣服也。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

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

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頗師古云：問以他人之

善惡。仁曰：止。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

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

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

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敖者，名歐。索隱曰：歐，音驅也。安丘侯說之庶子

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

刑名之書，欲令各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

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

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

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

重份口卻
若尋其隙
而釋之也

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
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
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

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

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滌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

之是也。○李遠曰。為將而封。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
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東坡曰。太史公微
巧之論。後世莫
曉。乃為衍其說
曰。夫以德報怨。行
之美者。孔子不與
以其不情也。直

案。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
匍匐。箱無他賜。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滌。恤獄。敏
行。納言。俱
尉。芳躅。

不疑買金。直償
以不誑盜。瘦亦
士之高行矣。然
非人情。其所以
蒙垢受誣。非
不求名也。求名
之至者也。

萬石張叔列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卷之一百四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叢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

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叔

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

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

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Marginal note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刻廉漢書作
喜任俠
師古曰。諸公。此白
長者也

史記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一

帝征之十年。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

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

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乎。遠曰。言失國無墳墓收葬也。公等奈何

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

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漢下

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

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墮王者。舉三族。唯孟舒

子坤曰。貫高不自立。附張耳。以見而

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

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

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

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

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

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

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

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字遠曰：此無與雲中守事，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

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匈奴

有之謂人言復殺之
至死力
言用也
切相類
變其只
一事云

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字遠曰：此不載燒梁獄詞事，然其對上語，則獄具當已毀滅矣。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王邪。何自敢言若王。魯王

渠水大也

神贊曰田
三之感魯
善矣當
是時使王
聞之自若
也叔則奈
何曰諫諫
不聽去叔
蓋能之

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

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

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

魯城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豐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字遠曰

疑苑中即豐相圃舊地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

坐待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

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

官卒與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

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蘇晏曰數從擊河奴

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二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建仁奏

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

安城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時左丞相自

將兵徐廣曰劉屈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

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

死字遠曰既誅仁矣又以上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問其政田叔之謂乎

史記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四

涉約言曰
田仁坐縱
太子下吏
亦欲令人
骨肉之親
而不河得
耶

刺舉
賢否
刺吏
之任也

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連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索梁以禮相畧得情子仁坐守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

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

車御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

家於武功索隱曰猶今附籍然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

口獨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開略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

谷有棧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言邑上無

名數家口

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正義曰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藥

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

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

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

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

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曰萬

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治民坐上行出游共

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

亭有兩字
一為亭父
亭父掌關
閉掃除求
盜當手逐捕
盜賊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田叔列傳

五

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
 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
 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
 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十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
 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
 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
 劍欲入奏之。字遠曰。衛將軍非不知人。以詔所舉
 舍人以恩澤補官。故私其所愛也。
 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

相類曰
 之相刀筆
 主耳然能
 以此兩人
 于衛將
 此遠矣此
 先生所
 以解之也

人。以示趙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
 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
 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在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
 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
 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
 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
 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

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

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軍不得

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

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

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手遠曰：此兩人高自稱許，故武帝器之。使任安護北軍。

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

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

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

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

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

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

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

誣汗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

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

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謂不傳事。何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

世謂不附會也。任安為北軍護軍小吏小吏

上書言之。以為愛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鮮好之兵甲也。

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

死之罪甚眾。吾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

誅死。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

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

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

者慎戒之。

史記卷之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季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命之曰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屬河間○索隱曰索勃海無鄭縣徐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說是也

史記卷之一百五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季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命之曰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屬河間○索隱曰索勃海無鄭縣徐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說是也

史記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師故號云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扁鵲獨奇之

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

乃呼扁鵲松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

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

露及竹水上水取之以和藥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

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言能隔牆見彼以此視病盡

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胃腎也六府謂

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

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需結中部者絞結下部

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扁鵲

也診占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名

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

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

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大夫

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

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而何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

曰公

孫支子桑也。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

學也。索隱曰：言我適來有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

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

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

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

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

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

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

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子龍曰：扁鵲

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

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

鈞中也，所謂天極也。

屬付也，付者予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

三

治穰治療
穰除也穰除
庸穰也
交錯陽入陰
之類

慶豐

誕敷也又
妄

天弱也橋強也
獨言張也也

處

搨按也搨持
也洗音通
即膏音也
暮高也

然案號後改稱郭春秋
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

喜方者索隱曰喜好也愛
也方方伎之人也
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

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蓄積而

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廢而死正義曰釋名

慶起上行外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

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

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

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

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正義曰

帝時將也黃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

橋引案杙毒熨索隱曰鏡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

使視也毒熨謂毒病之虞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

病之應因五藏之輸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

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肝之

陰之原出於兌骨膈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衝

陽三焦之源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

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

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搨髓腦搨荒

徐黃曰搨音舌○索隱曰瓜幕正義曰以瓜

瀦浣腸決其關幕也

咳孩通

切按也

胃。正義曰：上子錢反，下因管反。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

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

告咳嬰之，見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

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

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而色赤，按也。望色。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滑而滑也。

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欲得溫而見人者，藏家病也。言病之

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孫曰：陽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陰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

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

衆不可曲止也。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

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循

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

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

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備

病狀

舉以告太子之病狀

史記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五

循猶自

曠目動也
橋強也

舉以告太子之病狀

嘔唏哀痛
也 服偏也 臆曾

重份曰狀
此悲子真
切如親見
之者

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已是偏遠之國
以為寡臣寡小之臣也○李遠曰索隱非也董份
言太子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

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嘔唏服臆索隱曰上音皮魂精

泄橫流涕長潛索隱曰潛音山長忽忽承映索隱曰承映言

淚恒垂以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

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正義曰八

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難云

雖時沉瀦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

也胃水穀之海也續首直延反續緣謂脈纏繞胃也

中經維絡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別下於三

焦膀胱正義曰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

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膀胱之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九升九合也者謂絡不

于三焦及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正義曰

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

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陰上而陽

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

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

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素問云破陰絕陽之色已廢

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

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也以陰入陽

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

工取之。正義曰：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拙

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于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

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

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有聞太子蘇乃使

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熨兩脇

下。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

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

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一旬而復故。

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

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

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駘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也。蓋與趙簡

子頗亦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不治

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

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聞不治將

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

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

越人
能生

篇綱領

陳仁錫曰
扁鵲語桓
侯一段機
可通于治
醫方小技
故歷載其
目以勸人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

七

重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易曉音而詳諺可笑

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

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

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

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

厭患多也。言人厭徐廣曰。所病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猶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輕身重財。

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

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

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字遠。以敘事後作。讀此。以諸子之舊文。

非史家。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

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

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

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

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注

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馬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

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公乘第八爵也。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

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

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

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

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李遠曰方術高者性多不耐事華佗之於

曹公亦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八上書言意以

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

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

傷父之言索隱曰緹縈自啼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

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

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隨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

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

年表孝文帝十意家居子龍口意既至長安事釋詔召

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

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故併乃
公之釋
罪以此
刑以倉
則非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舊元里公乘陽慶。慶年
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
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
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
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
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六者。皆不拘於經。故八經
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也。又云。咳指毛皮也。

陰

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
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 仲揆度陰陽外變。藥論

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可一年所。明歲即驗
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
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
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內
反。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曰。上於恭
反。下之勇反。後八
日嘔膿死。正義曰。女東反。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

論分曰意
九奇與
非病方書
不能解
久曰其文
亦古謂有
說矣

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
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
脈從關至天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曰王
澤名內關也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
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
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至
賢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至
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
於筋肝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
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
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
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
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
動也脈常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尺

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
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
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
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
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實者病得
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嚕腫八日嚕膿死者
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
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
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
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各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各曰關陽
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

二

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

諸也。字多。有似行者。

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徐廣曰。濁一作。此絡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

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邊心主。

曰。湯音。湯者。湯也。謂結。湯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湯辰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

中。謂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

白。臍已上。至帶。帶為中焦也。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

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瘳。人中而刺之。臣意診

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

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渡。再飲大渡。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

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

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

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

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

則熱。信曰唯然。在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

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正義曰。未飲

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

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

寒。臣意即為之液湯。少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

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

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

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也。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

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脰。正義曰。痺音單。早也。

少火之誤
遂逐之記

右脈未希

古者蒸病
之名寒熱

瘧熱也注之
早熱也

史記

卷一百五

三

脾亦作胞。膀胱也。言風

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

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

汗出溲

索隱曰。劉氏音延。

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

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

脈法曰。沈之而大堅。

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

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恐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

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

消。渴。今。肺。也。上。消。渴。也。

癰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

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

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肉。所以知山跗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

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

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

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各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遠

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

定。白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

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

並份同。適其共養。言當適病者之休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皆復醫也。

史記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三

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汗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而瘦少腹

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正義曰龍魚反圖云六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

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

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蔥忽

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

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

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大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快在急期

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澀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

也筋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

其脉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

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嗑而輒出

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後十日

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

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

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

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脉澹徐廣曰一作病法過入其陽湯

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

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

澆水也隱曰澆音土咸反○正義曰顧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衆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脉

液汗也

史記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六

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厥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陰之脉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厥陰之絡結小腹也厥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厥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索隱曰案是王之姝母也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

曰熱厥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

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

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索隱

曰謂於舊方伎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

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

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

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

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齩。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

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

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來召臣意。臣意往。

飲以葭礪藥一撮。正義曰。浪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

言迴旋。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不乳。每胎不遂。或時流。又死胎。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闔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

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

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闔門外。平與

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

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

舍人下衍。或加及字。亦通矣。

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卽虵蟲。亥反。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舊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厥上。正義曰。厥。逆氣上也。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

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

而臥。診如前。所以厥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

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在四五日。

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濕也。病方

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

大陽心小腸也

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債。駟家方言曰東齊之間。皆謂之債。郭璞曰言可假債也。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安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燻

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取得不遂之比。

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脉時。切之腎脉也。膏而不屬。膏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眾醫皆以為寒熱

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燒瘕。索隱曰音饒。檟。舊

人腹中。短蟲。用。歷威古字通。

飲以芫華一撮。即出燒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燒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音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

已已

卷一百五

公列傳

三

寒衍前後於
文例之佳

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奉髮即下色澤也

尺索刺麤兼尺內之下言虛也

風溼迴微手五臟同病也又虛也

肺屬金初診之日蓋戊寅也後得丁亥而金為火剋

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

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

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麤而毛美

奉髮

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

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

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一作秦秦謂髮如鱗

非其義也又云是蟲氣

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

狀飲食下噎輒後之

徐廣曰如

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

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

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

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

都尉曰

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

意以淳

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

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

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

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番翻通陰陽
易位番猶番
直更番之番

漫順也一曰逆
也理當逆矣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漫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人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白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

論曰。中熱不漫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漫。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度。

百份曰。僻
者。可去之
之。氣。其
所。謂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寒熱氣宛
者也言邪
氣雖去而
宛鬱愈也

經紀上既行度
量已下致件

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

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

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

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眾醫皆以為

蹙。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

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

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

臣意謂之病苦。查風。索隱曰。查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

能自用。使人瘖。索隱曰。瘖者失聲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

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

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

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索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臣意診脈

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

奇咳。必其言
見于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扁鵲倉公列傳

三

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

處後蹴鞠徐廣曰一作踰要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

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

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索隱曰脉病之名曰番陽

者以言陽脉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作緒者

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各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

也對曰病各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

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

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

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任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

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

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

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

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

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

也

份曰必如此見其所治多也

方籍垂方成師已死矣

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

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

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

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

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

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

為方數者。事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使

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

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

處等。痼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

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

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

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

常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

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

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

外質質同二
十則交代形質
之年

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
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
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
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
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
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
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

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

孫光善為古傳方。

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

臣意即往謁之。

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徐廣曰：法一作五。

臣意悉

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

為愛公所。

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

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

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

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

傳語口授秘方

精妙之良工

扁鵲有公刻傳

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

嘗欲受其方。索隱曰：中年亦壯年也。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

名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

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

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

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

知慶意。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

縣卑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

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

作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

舒時。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首式喻反。及氣當上下

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

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

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

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一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

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

重份曰亦
臣意對問
大詳恐非
太史法然
又非褚先
生所能意
者漢史氏
共藏其本
而褚對錄
之耳

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綆，縈通尺牘，父得以俊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鈞天言占號副

秘術長桑所傳，始侯趙簡知夢，慶起焉，倉公續罪，陽慶推賢，効

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

八五寸，徑五寸，長一尺六寸，橫尺。

受水穀三斗五

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胃中穀熟傳入

而聚於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

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

合之大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

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

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

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

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

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

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王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

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

世子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王

藏神心織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

百人又爲帝脾重二斤二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

散膏半斤王藏血脾神也在助氣溫五藏王藏榮王化穀其神

光王女子其從官二千六百人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

葉王藏魂神也言其氣守故短也鬱也其神

從官三千六百人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

王藏志腎引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胃重

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

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

五元之氣諫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

謀大夫也

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

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

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

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

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勝橫也。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

水。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

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

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

六寸。咽嚥也。言地氣胃為物也。又謂之咽。工喉嚥重十二

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嚥空虛也。言其中

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嚥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

大八寸。徑二寸。太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分。合之一。肛門。言其處似車釘。故口手三陽

之脈。從手至頭。長二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

故云五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

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

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

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足三陰之脉從

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

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

今言至胸中者蓋據人兩足躡脉從足至目長七

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

脉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

脉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

數也督脉起於咳頭上於面至口齒經計此不止

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脊任兩躡四脉都合

經

行周此數寸口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

也肺諸藏王蓋王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

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

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

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

呼脉上行三十寸吸脉下行三十寸二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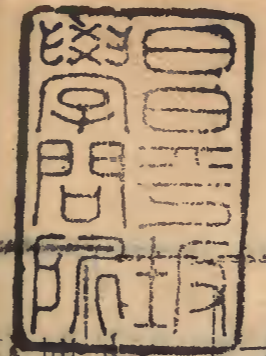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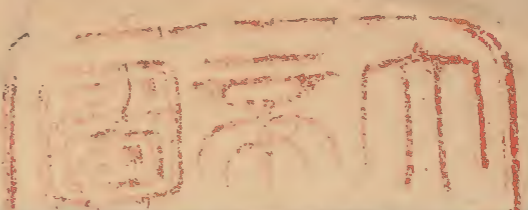
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也

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

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

扁鵲倉公列傳

三



八百一十丈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
 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
 度數也脉行身里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
 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常更始也故寸口
 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
 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
 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
 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
 不和則留為癰也

安政二年

此刺出薄主益氣脈通於目十二經皆主太陰也
 一妻山也口神之大會于太陰之通也

